

·文献学苑·

# 《论语》语录形式与写人方式析论

阳 清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论语》是以语录为主要形式的哲理性散文,故而全书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文本的语言特质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论语》语录形式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其记载、描写人物之文学价值和艺术功能的高低。《论语》所采用的人物独白、人物品评、人物交流、客观叙述等多种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亦通过不同的语录形式来付诸实现。总而言之,语录与人物的和谐统一,共同造就了《论语》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论语》 语录形式 人物刻画

中图分类号: B2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3-0122-04

##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zation by Quotation in The Analects

Yang Qing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Analects is a philosophical prose mainly in the form of various quotations. The figure character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tex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quotation forms in The Analects directly determine the art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value of their recording and depicting figures. The Analects employs different ways, such as monologue, comment, communication, narration and so on, to characterize figures. In a word,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quotation patterns and figures create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The Analects; quotation patterns; characterization

CLC number: B222.2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3-0122-04

作为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哲学思想方面。钱基博先生认为,较之《尚书》典、谟、誓、诰“无抑扬顿挫之文,木强寡神”,《论语》二十篇,“浑噩之语,易为流利之词,作者神态毕出”,较之《左传》“以曲畅为肆”、“以争夸为奇”,《论语》“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因而“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语约而有余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论语》诸篇,“盖继往开来,而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也。”<sup>[1]</sup>《论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sup>[2]</sup>不仅如此,围绕着孔子言、行的记载,文本又展示出孔门弟子丰富多彩的群像,刻画了历史生活中诸多的人物原形等。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描摹,不仅通过形态各异的语录来实现,而且体现出了诸种不同的写人方式。语录与人物的结合,共同促进了《论语》文学价值

的生成。

《论语》的语录形式包括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交流、客观叙述四种大类。若详细划分,个人独论又可分为三种:无任何语境的个人独论、以客观叙述式提问为前提语境的个人独论、具有一定语境的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则可分为无任何语境的二人对话与一定语境下的二人对话两种形式。据此,文本便可分为七种基本类型。举例如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无任何语境的个人独论)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以客观叙述式提问为前提的个人的独论)

基金项目: 本文属于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方向成果。

收稿日期: 2006-10-25; 责任编辑: 王景发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具有一定语境的个人独论）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无任何语境的二人对话）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一定语境下的二人对话）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多人交流）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客观叙述）

诚然，由于具体语境的复杂性、人物角色的多样化等因素，致使文本的语录形式在事实上更为复杂，因而上述七种形式并非绝对的划分。譬如多人交流的类型，倘若依照实际情况，自然可以再分为几种亚类，但因该类记载在全书中比例较少，权归一类。又如以客观叙述式提问为前提的个人独论，其实质即为一定语境下个人独论的特殊形式，但由于此类记载频繁出现，其特点鲜明突出，且毕竟与一定语境下的个人独论有细微之别，故将其分开另作一类。此外，由于记言情况的复杂多变，每一种语录形式在具体表现上也绝不能求全责备，我们只能说其话语特征大体上符合该种形式，而事实上则偶有特例出现。但是，《论语》的全部章节是可以在大体上划分为上述七种语录类型的。根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sup>[3]</sup>所拆分的语录条数，《论语》所记录的人物与言语关系如下表：

形式	次数	备注 详细数据
	273	孔子 241 次；曾子、子夏各 10 次；有子、子贡各 3 次；子游 2 次；子张、闵子骞、颜回、牢各 1 次。
	56	孔子 45 次；曾子 3 次；子贡 2 次；仪封人、雕漆开、荷蓑、齐景公、接舆、周公各 1 次。
	29	子张与孔子 6 次；子路与孔子 5 次；子贡与孔子 3 次；子夏与孔子、樊迟与孔子、叶公与孔子、季康子与孔子、无名氏与孔子各 2 次；子游与孔子、颜回与孔子、林放与孔子、孟武伯与孔子、卫灵公与孔子各 1 次。
	56	子贡与孔子 16 次；子张与孔子、无名氏与孔子各 5 次；子路与孔子 4 次；季康子与孔子 3 次；宰我与孔子、哀公与孔子、定公与孔子各 2 次；子夏与孔子、冉有与孔子、公西华与孔子、王孙贾与孔子、达巷人与孔子、季子然与孔子、叶公与孔子、微生亩与孔子、南宫适与孔子、子禽与孔子、司马牛与子夏、棘子成与子贡、哀公与有子、陈亢于孔鲤、子游与子夏、公子朝与子贡、陈子展于孔子各 1 次。
	41	子路与孔子 6 次；冉有与孔子、无名氏与孔子各 3 次；子游与孔子、颜回与孔子、冉雍与孔子、司马牛与孔子、季康子与孔子、子张与孔子各 2 次；宰我与孔子、孟武伯与孔子、仲弓与孔子、巫马期与孔子、闵子骞与孔子、子贡与孔子、樊迟与孔子、原宪与孔子、齐景公与孔子、公明贾与孔子、哀公与孔子、阳货与孔子、伯玉与孔子、景伯与孔子、晨门与孔子、柳下与无名氏、子夏门人与子张各 1 次。
	11	孟懿子孔子樊迟、孔子曾子门人、孔子颜回子路、冉有子贡孔子、太宰子贡孔子、孔子子路冉有公西华、冉有子路孔子、长沮桀溺子路孔子、丈人子路孔子、孔子子路曾子冉有公西华、樊迟孔子子夏各 1 次。
	46	孔子 37 次；孔门弟子 2 次；子路、南容孔子、齐景公伯夷叔齐、古代称谓、周八士、三乐师、孺悲孔子各 1 次。

（按 无任何语境的个人独论； 以客观叙述式提问为前提语境的个人独论； 具有一定语境的个人独论； 无任何语境的二人对话； 一定语境下的二人对话； 多人交流； 客观叙述。）

基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文本语录形式、人物描摹与文学价值的关系：

无任何语境的个人独论。该类在全书次数最多。就主体人物而论，孔门后学所记载的孔子独论为 241 次，故而占绝对优势。此外略记众弟子的言谈，且大都为夫子得意门生。此种语录类形式多如质木无文之说教，只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文学批评，也有少数章节运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来形象说理，使《论语》这种说理散文具有某些文学的因素。同时，我们可借语言窥探人物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内涵。

以客观叙述式提问为前提的个人独论。该类前提为孔门弟子的提问，我们可以发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认识到孔子的聪明睿智及孔门弟子的群像。

具有一定语境的个人独论。较之前者，该类人物角色更为丰富，前提语境的复杂化，使所涉社会生活较为广泛，从而富有生活情趣，我们可以了解《论语》刻画人物形象的某些特点，也可感知文本的语言成就。

无任何语境的二人对话。该类所涉人物亦多，既有孔子、孔门弟子，又有其他历史人物。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孔子及其弟子们的个性风貌，品味人物语言的艺术特色。

一定语境下的二人对话。该类所涉人物在文本中居首位。形形色色的人物聚集其中，加之前提语境的丰富多变，致使《论语》脱离了语录体的枯燥布道，从而具有文学形象性，也更

富生活意义。

多人交流。该类最能体现《论语》的文学价值。因众多角色的参与及人物个性的鲜明而显得饶有情趣。这种形式使语言和人物得到较为完美的融合,体现出《论语》的散文成就,而且对后代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发生、发展都产生了不少启发。

客观叙述。这种类型内容大多涉及孔子的行状,也囊括孔门弟子及其他历史人物,为我们了解《论语》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帮助。

从文本的语录形式出发,我们还可借此归纳出《论语》刻画人物形象的具体方式。

首先,通过自我独白来直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形式常通过个人独论与具有一定语境下的个人独论两种语录类型来实现。前者出现的频率最多,譬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通过人物的自述其志,体现出了孔子安贫乐道、高自标持的儒者形象和崇高精神。这种方式常通过主人公之口,或阐释儒家哲学理念,或表达个人志向,透过人物言谈中所蕴含的情感,我们可以“以意逆志”,去理解和认识人物本身。

通过人物独白来反映主体精神面貌的方法在《论语》中较为常见,它构成了文本的绝大部分篇章。这种描写人物的方式,“不是工笔,而是写意。好像是水墨画,淡淡几笔,只是点染,略现轮廓,就勾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sup>[4]</sup>这种方式,通过述志或说理的途征,最易凸现人物的学术思想,展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有助于我们了解绝大多数人物、特别是孔门学者多样化的性格特征。

其次,通过人物品评来间接反映人物的品质特征。这种借他人之口的人物品评,常采用个人独论、一定语境下的个人独论、二人对话等多种形式表示出来。譬如《论语》对颜回形象的描摹,虽然与主体语言行为的直接记载相关,但在更多情况下,通过孔子或他人之口体现出来: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为政》)

例、通过孔子的独白,展现出颜回安贫乐道、不违仁心的优秀品质;例稍有不同,是在“门人欲厚葬之”的前提语境下,借孔子的评价,体现出颜回与夫子融洽的师生之情。例、的形式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较多,它是分别通过哀公、季康子、子贡与孔子的交流,从侧面进一步烘托出颜回的形象。这三例之中,前两例依然是通过孔子的评价来实现,后例则由子贡和孔子共同品评来完成。这种通过或独白,或借他者之口,或对话交流来间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是《论语》的惯用手法,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价值。总而言之,品评人物作为《论语》文本的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客观上从侧面间接地展现出了人物的形象风貌,是《论语》刻画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论语》品评人物现象的产生,自然离不开上古历史文化语境的继承和发展,又反过来对同时代或稍后的语录体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特别是文学著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汉末至魏晋时期品评风气的产生自然也与类似的特征息息相关。《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不仅仅是语录体的结构形式,而且体现在其品评人物的时代风气和文化现象上。

再者,通过有主客交流来综合折射人物的个性神情。这种方式拥有以特定提问为前提语境的个人独说、二人对话、多人交流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先看以特定提问为前提语境的个人独论。譬如,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这种形式一般采用孔门弟子问道的方式作为前提语境,并让夫子就此来加以解答。因而至少可以反映出主客两方的思想或态度,从而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有所帮助。孔门弟子问道次数较多者,如子张、子路、子贡等,文本亦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勤学好问的品质特征。通过客体的解答,我们又可从中观察到先生新颖的教学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邃的哲学思辨,有助于夫子的正面形象得到进一步丰满。

语言是展示人物形象的媒介,任何的人物交流,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展示出问答双方的形象风貌。正因为如此,较之“以特定提问为前提语境的个人独说”,二人或多人的对话或交流,加以情景的渲染、人物神貌的细微描写,其文学特性就更加浓厚,文学价值更为重大。其中,两人对话的形式则较多“在对立论辩的展开和矛盾纠葛的交待中来突出人物形象”,而多人交流的形式则常常“集中写一个场景,通过人物各自的表演,来突出各自的性格,这是《论语》写众弟子的惯用手法”,<sup>[5]</sup>诸如此类的交流,造就了文本中精彩绝伦的故事篇章。

如《论语》中最长的篇章《侍坐》。文本用极为简略而传神的笔墨,记叙了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师生间的一次充满情趣的坐而论道。通过这种多人交流的语录形式,文本使孔子的宽厚明睿,子路的冒失好胜,冉有的矜持、公西华的笃雅,以及淡泊仕进的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全都唇吻逼肖、恍然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传神地刻画出了孔门几个弟子的神情风貌。这种多人交流的形式,可谓《论语》中的佳构,它通过简短的对话描写人物,传神写照,各具风采。语言优美隽永,充满情趣。<sup>[6]</sup>在多人交流的过程中,作者从来就没有放弃情节、细节的刻画,子路、冉有、公西华各具特征,最精彩的是对曾皙洒脱、放达神貌的描写,作者用“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三个情节来表现他淡于荣利的逸士之风,又用“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和谐画面来细致地刻画曾皙的生活理想。这种情景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记录,而是用凝练的语言描写一幅春光烂漫、生意盎然的游春图。除对人物的全面描写和细节刻画外,多人交流中的话语表达,常常离不开中心人物的睿智之论和点睛之评。《侍坐》章除曾皙的细节描写之外,“吾与点也”四字,如是神髓,它包含着一种倾心于自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自然,一种自然展示出水 and 山,而另一种则是人的内在的美好天性,这是上苍赋予的”,<sup>[7]</sup>重点体现出了孔子的亲切随和与开阔胸襟。

这种通过人物对话、交流所形成的片断或插曲,犹如充满哲理趣味的故事,它全方位地展示出了众多人物的形象,是《论语》中最富文学价值的部分。人们不会忽略《论语》对后世论道之文所产生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世说新语》这样的雏形小说的联系。实际上,“南北朝的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不写大事,专写琐细;不求全面,只记片段;不事夸张,但求真实;追求某种生活情趣,力图具体反映人们精神世界的某些细微特征,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新体裁——笔记体,从南北朝一直发展到近代。而其最早根源,恐怕是可以上溯到《论语》的。”<sup>[8]</sup>另外,傅修延先生认为,“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世说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语录体中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虽然《论语》中言浓而事淡,《世说新语》中语境的描摹更为分明,但以‘言’为全文中心却是一以贯之的。”<sup>[9]</sup>于此足见,主客体交流的写作方式,在决定《论语》描摹人物的艺术功能和文学价值的同时,也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层影响。

最后,通过客观叙述来具体洞察人物的本来风貌。这种形式不记言谈,《论语》中此类记载亦较少,内容以反映孔子的日常生活为多,其中以《乡党》最具代表性。譬如“(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如也。君在,如也,与

与如也”等,对孔子日常生活行为的点滴记载精彩绝伦,它虽不是小说,却完全是小说的笔法,其描写孔子在乡里、朝廷、出使别国时的言谈举止,真是惟妙惟肖,一个循规蹈矩,严守礼节,温良恭俭的老夫子于是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可谓化工之文。李泽厚先生指出:“《论语》是孔子言行的近真写照。”<sup>[10]</sup>它反映了先秦文学描写技巧的历史性发展,具有重要的艺术美。《论语》中对孔子生活起居精致、细腻的描述,不但在先秦典籍中别具一格,而且对后代文学创作中的人物描摹起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纵上而论,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来阐释儒家精神的《论语》,在其编定之初便面临着哲学文本的表达方式问题。而孔门后学在追忆儒家初创之时先师们的伟业,从而采用语录体形式作为表达方式之时起,便注定其文本具有刻画、描摹人物形象的可能性。《论语》通过不同的语录形式,通过自我独白、人物品评、主客交流、客观叙述等四种写人方式,展示出众多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孔子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及其游说列国而屡遭挫折的辛酸经历、孔门弟子间集体生活的丰富多彩、儒学内涵的博大精深等因素,决定了《论语》丰满的人物形象趣味横生、情文并茂的文学性,成为《论语》最主要的文学价值之一。

参考资料:

- [1]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胡念贻.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A]//胡念贻.先秦文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赵纯伟.《论语》的文学语言[J].文史知识,1996(4).
- [5] 尹砥廷.《论语》的文学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 [6]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7] [韩国]黄俊渊.孔子思想所展示的乐之精神[A]//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诞辰10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2.
- [8] 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A]//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中国古典文学论丛[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9]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
- [10]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阳清(1979-),男,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俗文学。